

东庄西苑

鲁院，生命中的温暖记忆

迎着春天的花开花谢，猛然间，才发现时间如同沙漏般悄无声息地在流逝，才发现离开鲁院已经一年了，才发现曾给我温暖记忆的地方竟然让我如此留恋。

2017年初，我惊喜地接到鲁院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录取通知书，“心花怒放”“热血沸腾”“喜气洋洋”等一个个让人激动的词语瞬间成为我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

报到那天，我眼前的班主任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暗想：她这么小，能管理好已在全国各地颇有名气、年龄也大她很多的51名作家吗？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鲁迅文学院是中国文学界的神圣殿堂，自从走进这个大门，我就时刻提醒自己：认真听课、多记笔记、好好读书，绝不能辜负北京作协给我提供的难得学习机会。

每一次课后，郭艳主任、李蔚超、赵俊颖等老师的精彩总结，让我们加深了对每节课的印象，让我打心眼里敬佩导师老师们渊博的知识和条理清晰的总结。

在学习初期，我时常想：班里写小说、散文、诗歌的同学高手云集，几乎三分天下，让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我，很担心与同学们交流不畅。

我记得，离开鲁院的前夜，我漫步在大教室里，仿佛看到同学们还坐在教室里上课，宿舍的长走廊中偶遇同学微笑致意。

当然，其他作家只愿卖书、不愿赠书也是天经地义，而且无可厚非，因为作家或者翻译家的作品，就像农民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一样，浸透着汗水。

到了写作的乐趣。

每当我想到写作上取得的收获时，就会非常感谢鲁院给我们提供了如此好的平台，让我们在这里静心看书写作，闲暇之余还可以在绿荫小道上散步。

四个月的鲁院生活，虽然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但却是我人生中最难忘最美好的时光。离开鲁院后，时常想念在鲁院学习期间师生之间结下的深厚友谊。

我记得，离开鲁院的前夜，我漫步在大教室里，仿佛看到同学们还坐在教室里上课，宿舍的长走廊中偶遇同学微笑致意。

跳舞，大家快乐得像个孩子。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我们五组的组长、年轻漂亮飒爽英姿的军旅作家董夏青青，我忘不了在开学典礼仪式上，她干脆利落率先发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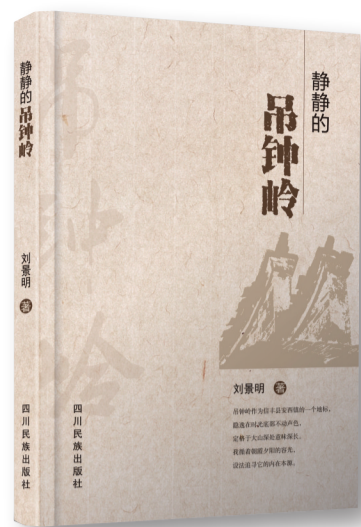
时光一去不复返，离开鲁院已经一年了，那种离愁别绪如潮水般时常涌上心头，我时常想，同学们天各一方，不知何时还能重逢？

玉兰绽放的季节，我总是情不自禁地翻看着花名册，看着在鲁院拍的合影，一个个熟悉而亲切的名字，一个个熟悉的面容。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二届高研班学员）

仇秀莉

桃李天下



刘景明为鲁迅文学院广东深圳非虚构创作培训班学员，其散文集《静静的吊钟岭》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陈艳敏为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高研班学员，其散文集《紫竹笔记》近日由大象出版社出版。



刘晓彬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六届高研班学员，其评论集《创作与评论需要良性互动》近日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鲁院的气息——再致“鲁三五”

为什么是再致“鲁三五”呢？因为在即将离开鲁院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叫《文学馆路45号》的文章。

因为我是重庆作协推荐的，所以这篇文章我投给了《重庆晚报》，《重庆晚报》立即用了两个整版刊登这篇文章。

北京、朝阳区。文学馆路45号。在告别它一个月的之后，重庆正是阴沉多雨的冬季，我常常想起那个地方，会问自己——我是否真的在那个地方待过？

这样的时刻，我会翻看书柜里厚厚的一摞书，会把这些从鲁院带回来的书从书柜里取出来，逐一翻看。

一瞬间，鲁院的气息扑面而来：丁小龙的小说集《世界的夜晚》我已经看完了，这位30岁的《延河》编辑。

商务印书馆副编审崔燕在鲁院住我隔壁，她翻译的《复活的艺术》，是“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丛书中的一本。

是啊，文学是光，文学复活了我们的生

活。我一边读着这两句话，一边望了望窗外阴沉的天空。

赵岑岑是一位充满叛逆与云游气质的南京大学博士。我这才注意到，她在她的译作《阿尔塔蒙之路》扉页上，用道劲的钢笔字写道：魁北克治愈系并非一种诗意的审美。

就像我们各自紧抓着文字这根充满荆棘的绳索，在自己的路上跋涉，然后相遇在鲁迅文学院。

平原翻译的法国“新小说”派创始人罗伯·格里耶的《情感小说》，虽然题材不是我喜欢的，但能看出翻译的功力。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刘彦编的《小小国》，这本书获得2016年龚古尔中学生奖，并进入龚古尔奖终选名单。

吉庆的《街景写生》是一个诗歌小册子，里面有不少灵光闪现。他是哈尔滨一位热爱文学的中学语文老师写的。

或写或译或编，这都是鲁院同学自己的作品。

静静躺在书柜里的，还有邱华栋老师的小说集《十一种想象》和他的诗歌集《光谱》。

但并不是说安庆是一个乡土作家，也不是说他只写乡村。在他笔下，“瓦塘”和“文城”分别作为乡村与城市的代表，构成了双重并置的地域空间。

嗯，在鲁院简单的舞台（其实是讲台）上，我和张猛曾朗读过我们最喜欢的剧本，岑岑对我说：“以前我从不看话剧，但你们演的话剧，把我看哭了。”

书柜的抽屉里，还躺着我们的集体照。那是12月的一个下午，很冷。上面的每一个同学，还有长着一张可爱娃娃脸的叶老师，现在看起来，快乐的笑容里似乎都带着一丝感伤。

那是仅仅属于离别的笑容。看到照片中间的铁凝主席时，我想起她落座前，笑着对同学们说：“那我坐了啊。”

这些细节让我对这位温婉的中国作协主席很有好感。

……翻看了鲁院同学、老师的赠书和集体照后，有一些惆怅。开始打开电脑看电影。看了贾樟柯的一部老片子《站台》。

我也让想起去年年底，从鲁院回来后，我抓紧学网络干部学院的课程，要按规定全市每个公务员每年都必须完成的80学分。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五届高研班学员）

赵域舒

书海一瓢

依然真诚和明亮的世界——评安庆的《遍地青麻》

在今天，“文如其人”大约已经成了一个颇为“落伍”和“老土”的词语，但是，这个词用在河南作家安庆身上却极为贴切。

在安庆的中篇小说《遍地青麻》中，这种人文合一的气质体现得尤为鲜明。对于乡村的深厚情感促使他将笔触集中于此，集子中有不少篇章是献给黄土地以及在黄土地上终生劳作的人们的。

自己此生无法进入城市，他将希望寄托在儿子和女儿身上。驴车上散发腥臭味臭气的骨头也不能妨碍和截断他那与城市黄昏阳光同样金黄的想象。

这真是一个辽阔的敞开。在当代文学中，我还很少见到一个写乡村的作家持有这样一种饱满温馨而开放的对城市的态度。

在阅读《遍地青麻》时，我时时被那些充满热爱的表白所感动。诗意和明亮的气度来自于流溢在乡村的温厚情感。那些亲人之间的互相抚慰，乡邻之间的帮衬扶助，都让人觉得，这暖意人心是人间正道。

他也不是不清楚，人性是那么难以捉摸、复杂多变，甚至不乏锋利和恐怖的一瞬间。但是，他依然平静地、乐观地也是坚定地相信，在生活与人性之中有底线，有界限，也有生生不息的坚守。

在阅读《遍地青麻》时，我时时被那些充满热爱的表白所感动。诗意和明亮的气度来自于流溢在乡村的温厚情感。那些亲人之间的互相抚慰，乡邻之间的帮衬扶助，都让人觉得，这暖意人心是人间正道。

我始终认为，对于从事文学事业的人来说，信守和坚持最为重要。这对于安庆来说并非难事，因为这就是他的本意和本心。

曹霞



鲁镇 白描